



朗 誦 法

黃 仲 蘇 著

法 誦 朗

著 蘇 仲 黃

行 印 店 書 明 開

民國廿五年七月初版發行

實價國幣四角

(外埠酌加寄費)

朗誦法

*

有著作權不許翻印

著者 黃仲蘇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章錫琛

印刷者 上海梧州路三九〇號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二五八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 漢口交通路
南京太平路 長沙南陽街
北平楊梅竹斜街

開明書店分店

本書已照著作權法呈請內政部註冊

序

朗誦法者，當代之絕學，而吾友黃仲蘇先生之所著也。近世文章道盡，士不悅學，其粗通古學者，往往專治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曼衍雜說，沾沾自喜；而於詞章語言之妙，罕知吟會！其尤甚者，敢爲詭誕，自輕家丘，曰彼都人士，治文學者不如是也！夫吃文爲患，生於好詭，逐新趣異，故喉唇糾紛；在昔劉彥和之所深歎；而今有甚焉者！獨仲蘇以名公子，生長典訓，負笈海西，精研文字而衷之於家學。每謂余曰：西方作者，無不於誦讀下功夫，一篇之成，必開朗誦會以質正於名家，不意邦人君子，絃誦輟響，乃同廣陵散。吾子以文章有名，盍出一言以正之！余聞之懍然，遂爲論桐城家言因聲求氣之法，仲蘇嘗喜其說之有契也。展誦是書，亟發深言，古訓是式，闡以科學，唯英才特達，則炳曜垂文，探故實於前代，觀通變於當今，有倫有脊，懸諸日月焉！乃索余序以明其旨，余謂古人誦與讀異。說文：誦，諷也；讀，籀書也。蓋

誦者諷其文辭，讀者籀其義蘊。周禮春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與道諷誦言語。賈公彥註，以聲節之曰誦。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此誦與讀之辨也。後之人混誦於讀，操觚率爾，摘文乖張，而不識所調。於是桐城家者出，乃倡因聲求氣之說。長老所傳：劉大櫟絕豐偉，日取古人之文，縱聲讀之。姚鼐則患氣羸，然亦不廢哦誦，但抑其聲使之下耳。夫文學之興，造端歌謠，託風采，散鬱陶，滌暢情性，豈徒語妙而頓挫抑揚，尤重音節。劉大櫟不云乎：神氣者，文之最精處也。音節者，文之稍粗處也。字句者，文之最粗處也。然予謂論文而至於字句，則文之能事盡矣！蓋音節者，神氣之跡也；字句者，音節之矩也。神氣不可見，於音節見之；音節無可準，以字句準之。音節高，則神氣必高；音節下，則神氣必下。故音節爲神氣之跡。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聲，或用仄聲；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則音節迥異。故字句爲音節之矩。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節見矣。歌而詠之，神氣出矣。近人論文，不知有所謂音節者，至語以字句，則必笑爲末事。此論似高實謬！作文如字句安頓不妙，豈復有文字乎！但所謂字句音節，須從古人文字中寔寔講貫通，始

得；非如世俗所云也！夫行文多寡短長，抑揚高下，無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學者求神氣而得之於音節，求音節而得之於字句，則思過半矣！其要只在讀古人文字時，便設以此身代古人說話，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爛熟後，我之神氣，即古人之神氣；古人之音節，都在我喉吻間，合我喉吻者，便是與古人神氣音節相似處；久之自然鏗鏘發金石聲。此著見大榭論文偶記者也。姚鼐得法大榭首唱宗風，嘗序所爲古文辭類纂，謂劉先生年八十，猶喜談說；見則必論古文，自以爲守其邑先正之法，禮之後進，義無所讓也！觀其所以詔弟子者曰：文章一事，而其所以致美之道非一端。命意立格，行氣遣辭，理充於中，聲振於外，數者一有不足，則文病矣！作者每意專於所求而遺於所忽，故雖有志於學而卒無以大過乎凡衆。故必用功勤而用心精密，兼收古人之具美，融合於胸中，無所凝滯，則下筆時自無得此遺彼之病也！見尺牘與陳碩士深讀久爲，自有悟入。夫道德之精微，而觀聖人者，不出動容周旋中禮之事，文章之精妙，不出字句聲色之間，舍此便無可窺尋矣！見尺牘與石甫姪孫大抵學古文者，必要放聲疾讀，祇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終身作外

行也！見尺牘與陳碩士詩古文各要從聲音證入。同上文韻致好，但說到中間忽有滯純處，此乃是讀古人文不熟。急讀以求其體勢，緩讀以求其神味，得彼之長，悟吾之短，自有進也。同上夫學文者，利病短長，下筆時必自知之；更取以與所讀古人文較量得失，無不明了；充其得而究其失，可入古人之室矣！見尺牘與魯賓之。此甯之所以爲說也。甯晚而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梅曾亮、桐城有方東樹、姚瑩，四人者稱爲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而曾亮最老壽，後死，仕宦京朝。同時爲古文者，羣尊之爲師；甯之薪火，於是烈焉！而曾亮之說曰：古文與他體異者，以首尾氣不可斷耳；有二首尾焉，則斷矣！退之謂六朝文雜亂無章，人以爲過論。夫上衣下裳，相成而不復也，故成章；若衣上加衣，裳下有裳，此所謂無章矣！其能成章者，一氣者也。欲得其氣，必求之於古人；周秦漢及唐宋人文，其佳者皆成誦乃可。夫觀書者，用目之一官而已；誦之而入於耳，益一官矣；且出於口成於聲，而暢於氣。夫氣者，吾身之至精者也；以吾身之至精，御古人之至精，是故渾合而無有間也！

見文集與孫芝房書

羅臺山氏與人論文而自述其讀文之勤，與讀文之法，此世俗以爲迂且

陋者也！然世俗之文，揚之而其氣不昌，誦之而其聲不文，循之而詞之豐殺厚薄緩急，與情事不相稱，若是者，皆不能善讀文者也。文言之，則昌黎所謂養氣，質言之，則端坐而誦之七年，明允之言，卽昌黎之言也。文人矜夸，或自諱其所得，而示人以微妙難知之詞。明允可謂不自諱者矣，而知而信之者，或鮮！臺山氏能信而從之，而所以告人者，亦如老泉之不自諱；吾雖不獲見其人，其文固可以安坐而得之矣！見文集臺山論文書後湘鄉曾國藩與曾亮同官京朝，以文章相礪切，而雄直之氣，宏通之識，一時無兩；至乃亟許於籍，列之聖哲畫像記，以爲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也。然自明其所以入手之方，則曰：退之論文，先貴沈浸醲郁，含英咀華。姬傳先生亦以格律聲色，與神理氣味四者並稱。見文集復吳子序書熟讀而強探，長吟而反覆，使其氣若翔翥於虛無之表，其辭跌宕俊邁而不可以方物，抗吾氣以與古人之氣相翕。見文集復陳太守寶箴書如四書、詩、書、易、經、左傳、昭明文選、李杜韓蘇之詩、韓歐曾王之文，非高聲朗誦，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非密詠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趣。二者并進，使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若與我之喉舌相習，則下筆時必有句調湊赴腕下，自覺琅琅可誦矣！

見家訓字論紀澤

蓋所以誥及門者如此；所以詔其子者亦無不如此！門弟子著籍甚衆；獨武

昌張裕釗、桐城吳汝綸號稱能傳其學。汝綸之才大，而裕釗則以意度勝。裕釗初謁國藩，國

藩爲朗誦王安石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志銘，聲之抑揚詘折，足以發文之指趣。裕釗言

下大悟，自此研討王文，筆端日益精進。而汝綸嘗謂桐城諸老氣清體潔，海內所宗，獨雄奇

瑰瑋之境尙少！曾文正公出而矯之，以漢賦之氣運之，而文體一變，故卓然爲一代大家。近

時張廉卿又獨得於史記之譎怪，蓋文氣雄俊不及曾，而意思之詭譎，辭句之廉勁，亦能自

成一家。見尺牘與姚仲寔而觀裕釗之所以與汝綸相討究者，則以爲古之論文者，曰文以意

爲主；而詞欲能副其意，氣欲能舉其辭。譬之車然，意爲之御，辭爲之載，而氣則所以行也。其

始在因聲以求氣，得其氣，則意與詞，往往因之而並顯，而法不外是矣！是故契其一，而其餘

可以緒引也！蓋曰意，曰詞，曰氣，曰法，之數者，非判然自爲一事；常乘乎其機而緝同以凝於

一；惟其妙之一出於自然而已！自然者，無意於至，而莫不備至；動皆中乎其節，而莫或知其

然；日星之布列，山川之流峙，是也。寧惟日星山川，凡天地之間之生而成文者，皆未嘗有見

其營度而位置之者也。而莫不蔚然以炳，而秩然以從，夫文之至者，亦若是焉而已！觀者因其既成而求之，而後有某者某者之可言耳！夫作者之亡也久矣；而吾欲求至乎其域，則務通乎其微，以其無意爲之，而莫不至也；故必諷誦之深且久，使吾之心與古人訢合於無間，然後能深契自然之妙，而究極其能事。若夫專以沈思力索爲事者，固時亦可以得其意，然與夫心凝形釋，冥合於言議之表者，則或有間矣！故姚氏暨諸家因聲求氣之說，爲不可易也！吾所求於古人者，由氣而通其意，以及其辭與法，而喻乎其深。及吾所自爲文，則一以意爲主，而辭氣與法胥從之矣！見文集答吳至父書自吳汝綸以下，傳授心法，莫之或異！而以揆諸仲蘇所論，如車之合轍，如符之相契；然後知桐城家言因聲求氣之法，信有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焉！獨念余二十二歲，客會稽陶杏南先生之江西提法使幕，方刻意爲文章，日誦韓文，以爲定程，聲琅琅出戶外，而陶公不以爲可！謂子文畸於剛燥，余嘗病之，而莫知其所由然！而久乃知子之病於誦也！古人文有陽韻，有陰韻。而後之人讀其文者，抗墜抑揚，當隨韻之陰陽而與爲翕闢。如曾文正公所謂高聲疾讀以暢其氣，恬吟密

詠以探其趣。有宜出之噴薄者，有出之吞吐者。亢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淵泉之下，夫各有所當也。而子之誦異，是有亢而無抑，有高聲疾讀而無恬吟密詠，有噴薄而無吞吐，大聲噲，往而不返；此其所以病也。在易乾之上九，曰亢龍有悔。夫文亦猶是也。戒之哉！毋固我！毋張皇！博媿謝其言！三十年運而往，忽忽如昨日事，而陶公之墓木，不啻拱矣！遺言在耳，徒呼負負於戲！余病於誦，而卒以病余文，此陶公之所致砭也！何足以敍仲蘇之書哉！用特申桐城家言，因聲求氣之旨，以與仲蘇相發者而弁於篇。時在

中華人民造國之二十四年十一月五日。無錫錢基博序於上海光華大學之南舍。

目錄

緒論	一
第一章 發音機關之剖解	一三
第二章 發音機關在語音上之作用	二二
第三章 發音與呼吸	二六
第四章 發音之錯誤及其糾正方法	三一
第五章 中國文字之特性	三七
第六章 四聲與五聲	四三
第七章 雙聲與疊韻	五一
第八章 聲韻之拼合	五七

第九章	語音與地域及時代	六二
第十章	國語標準音之重要	六九
第十一章	腔調之構成及其作用	七四
第十二章	標點符號	八六
第十三章	文法	九七
第十四章	音節	一〇八
第十五章	體裁	一二三
第十六章	風格	一三〇
第十七章	姿勢之糾正	一三五
第十八章	表情之商榷	一四一
結 論		一四八

緒論

我國文學書籍至爲複雜。有宜於瀏覽而不必熟讀者，如劄記、通考、典志之類；有宜於熟讀，決非默誦一過，所能完全領會者，如經、子、四史、專集等是。卽以可讀之書而論，種類甚多，結構不同，性質亦各有差異；近復有文言語體之別。是習朗誦法者，於風格之辨別，體裁之區分，皆不能不三致意焉。以組織、格調、節奏、聲韻之異，讀法亦當分爲「吟」、「誦」、「詠」、「講」數類。

且吾國文字爲單節語，其音讀以地域及時代之影響，致使南北有別，古今不同。而歷代音韻學家言反切者，標新立異，各不相謀，用字既不畫一，而系統亦頗紊亂。四聲五聲之論，雙聲疊韻之議，亦紛亂難辨。至於文法之說明，句讀之解釋，聲韻之研究，皆有助於朗誦法之練習，實爲吾人所不可忽略者也。

詩詞歌曲，聲韻和諧，格律嚴整；而散文之於修辭練句，亦備極精密。吾人讀書，於發聲出音當力求其準確，行腔使調亦必竭盡圓潤之能事，方能盡量體會，傳神入妙也。

據史書古籍所載，我國古人對於朗誦，素極重視。史記：「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詔武雅頌之音。」此不僅頌讀而已，直將古詩編入樂譜，按照音節，而吟詠之矣。左傳：

「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宴會賦詩實爲當時社交一種風尚，其進退揖讓必據於禮，吟詠頓駐必中乎節，蓋可想見也。

漢志：「詩三百篇，遭秦火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其他經書之得傳，亦端賴伏生諸儒口授之功；因知諷誦爲古代士子所重視者也。又「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吏。」是又教育當局提倡諷誦之明證也。

世說新語：「王司州，在謝公座，詠『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座無人。』」此明敍吟詩之樂趣也。又「王孝伯言：『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此直將熟讀視爲欣賞文學之藝術矣。又「袁虎少貧，嘗爲人傭載運租。謝鎮西經船行，是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嘆美不能已。」是又由聽者解釋吟詠之美，而體會道出之矣。

隋經籍志：「隋時有釋道騫，善讀楚辭，音韻淒切，至今傳楚辭者，皆傳騫公之音。」以楚聲讀楚辭，載在籍志者，似以此爲始。宋明帝文章志謂：「謝安能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鼻疾，語音濁，後名流多習其詠，弗能及，手掩鼻而詠焉。」此則記述以方音讀書，而相習成爲一時風尚也。

古今詩話：「上官儀凌晨入朝，循洛堤步月，徐轡詠詩，音韻清亮，望之猶神仙。一敍述詠詩之音調悠揚，且描摹其態度之瀟灑，風趣雋雅，可至于此！」

碧雞漫志：「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之渙詣旗亭飲，梨園伶官亦招伎聚燕。三人

私約曰：『我輩擅詩名，未第甲乙，試觀諸伶謳詩，分優劣。』一伶唱昌齡二絕句，一伶唱高適絕句之渙曰：『餘伎所習，如非我詩，終身不敢與子爭衡；不然，子等列拜牀下。』須臾，伎唱之渙詩之渙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於是可知唐時吟詩風尚已極普遍，伶伎皆解謳詩，選取當代名士詩句，編入歌譜，且於此覘流傳之廣狹焉。

詞論：『東坡居翰林院時，幕士有善歌者，因問：『我詞比柳耆卿何如？』對曰：『柳郎中之詞，可令十七八女郎按紅牙檀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之詞，須關西大漢執鐵綽板，唱『大江東去。』』柳蘇之詞固有婉約豪放之別，因評詞而推論及於歌者之性格與態度，真可謂敘述古時吟誦最精妙而又極深刻之補註也。

按據上述記載，吾人可得而證明者，厥有兩點：（一）吾國之詩詞文賦，於結構、組織、聲韻、格調俱極盡嚴整精密之能事，大可供吟誦詠諷之用；（二）朗誦爲吾國士子素所講習，惜古法失傳，無可考證，至今猶未見有專書討論者，亦一大憾事也！

爾來一般講授國文之教師大都偏重於解釋、分析，而不注意於吟誦、詠諷，但求說明